

小說組
第2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張容慈**

就讀系別：**醫學系六年級**

得獎作品：**海的彼端**

得獎感言：

謝謝楓城新聞與評論獎，給我機會能好好的、從容的，述說一個故事。此後，能更加勇敢地擁抱這世界的真實，不論善惡，不論美醜。

海的彼端

醫學系六年級 張容慈

天色還未亮，空氣裡尚瀰漫著清晨露水的寒意，大地寧靜祥和，依稀能聽見遠處的海濤，如同小島的地理位置一般，給人一種遺世而獨立的感覺，彷彿時間在此從來不曾前進。這裡是馬祖的南竿島，位於臺灣海峽正北方，面對著閩江與連江的出海口，與對岸之中國大陸僅一水之隔。提起馬祖，世人只知曉歷史上的戰亂，胡亂想起歷史課本中「枕戈待旦」的港口照片，以及許多雄偉的坑道防禦工事，或當兵抽到金馬獎的恐怖傳說。然而戰爭結束快七十年了，在之後的歲月裡，這座島嶼發生了哪些事？島上居民真實的生活是如何？沒有人記得，也沒有人知道。

此時，山腳樹叢中不起眼的舊屋子裡，一陣陣輕快的印尼流行樂從哈娜的房間傳出，有些突兀且擾人清夢，卻也幫助早起工作的人們提振精神。今天依然是客滿的一天，要準備四十份早餐，接著打掃退房房間。「但明天是老闆父親的祭日，老闆娘交代我得先準備好祭拜用物才行。」哈娜心裡一邊盤算著，一邊換上工作服裝，準時在五點之前抵達民宿。

準備早餐並不如常人想像容易，因為哈娜工作的地點是一間收費高昂的民宿，號稱馬祖唯一特色五星級，主打每間房間皆有超廣視野無敵海景，誓言提供客人最好的服務，與賓至如歸的至高享受，雖稱作民宿卻有著飯店的規格，光房舍佔地就有百餘坪，再加上兩層樓舍四周花園、田園就將近五百坪。因為老闆一家人對於自己民宿的高品質期待，

老闆娘對於早餐的要求十分嚴格，必須先有一道湯品，接著開胃沙拉，後續則是主餐與飲品，且餐點講求美觀與設計感，擺盤裝飾什麼的只是基本，水果還需要雕花的功夫，燕尾形狀的蘋果片、鋸齒層次的奇異果、如同花朵盛開的柳丁……，另外為了怕連續住宿多日的客人吃膩，每天的菜色都必須更換。哈娜反射動作一般的準備著早餐，將前一天泡開的綠豆薏仁放進過中悶煮，烤箱預熱後切好薯片抹上橄欖油鋪上番茄後送入烘烤，黃豆從冷凍庫退冰後現打成有機豆奶，接著起油鍋開始煎香椿餅與蘿蔔糕，吐司退冰後將煮好的南瓜壓成泥加入蘋果丁以作為抹醬，中間的空檔開始處理雕花的水果們，熟悉俐落的刀法迅速做出大量雕花水果擺放旁邊備用……

在廚房裡奔走忙著忙著竟也一個半小時過去，這星期剛來這工作的小妹家家也到店裡了，她看著那些精緻的水果雕花發出不可思議的讚嘆，並對哈娜露出崇拜的眼神，哈娜笑了：「這都是很久以前老闆娘教我的啦！」想起五年前的自己，隻身一人飄洋過海，來到名為「台灣」的地方工作，台灣會是什麼樣子呢？在她的想像之中會是個繁華的都市吧！有發達的大眾運輸工具像是捷運與公車，還有眾多百貨公司與大企業林立，販賣許多美麗時尚的服裝飾品，冷氣放送的超市大賣場，寬敞筆直的柏油路，整齊劃一的街道規劃等等，這些都是與她的家鄉印尼小村莊截然不同的地方，內心雖然嚮往，卻也帶著離鄉背井的害怕與孤單。

然而現實總是與想像有一段落差，就像當初其實是申請要來照顧無法生活自理的老人，也以為是在台灣本島工作，到達台灣後才知道真正的工作地點是在馬祖，這個哈娜從來沒聽過、在地圖上找不到、甚至大多數臺灣

人也從未來過的陌生小島。顛覆了原本要前往繁華都市工作的想像也就算了，連預設的工作內容都完全不同。外籍看護申請表上計畫要照顧的對象，也就是老闆的母親，身體健康得不得了，每天都還拿自己種的菜過來給老闆一家人吃呢！哪裡需要照顧呢？她才知道她真正的工作並不是照顧老人，而是幫忙老闆一家人料理民宿的各項業務，從每日例行事項如早午晚三餐的準備、辛苦的房務工作，從洗床單、晾床單、床鋪整理、各式櫃子、杯具、地板、浴廁清洗，到公共區域的掃地拖地、澆花、割草、洗紗窗紗門、洗窗戶玻璃、垃圾分類、公廁清潔、廚房打掃、機車保養清洗等等，每天從五點起床工作到晚上七點多才下班，月休一日，有時候還要幫忙老闆家裡的雜事，像明天是老闆父親的祭日，她這幾天就必須去市場買菜，煮好祭日要拿來拜的食物，明天一同去幫忙除草與祭拜。

雖然旅遊旺季的工作非常辛苦，但真正令哈娜難以忍受的其實是馬祖的冬季，也是民宿一年中休館的三個月，這時所有同事都回台灣放寒假去了，只剩她獨自留守在這。雖然民宿的客務完全休止，但工作的量並沒有減輕，此時要開始幫忙種菜、種田、種茶葉等各式作物，才得以在旺季時能夠採收並作銷售。但鮮少人知道，馬祖冬季氣溫其實直逼攝氏零度，還時常結霜下雪，讓從小生長在印尼熱帶氣候的哈娜非常不適應，要長時間暴露於寒冷的東北季風中耕作簡直是要了她的命，那些失溫的身體肢端，手指與腳掌於是長年的凍傷。另外，不論民宿本身或是她現居的老闆舊家都是老房子了，常常管路壞掉或漏水跳電的，需要重新翻修，這些事也只能在淡季休館時才能著手，理所當然都是她的責任。總之，她並不曾期待會因民宿休

館而能輕鬆片刻，老闆娘總是會安排事情給她做的。更苦的是，因休館時期不必準備飯菜給客人，老闆一家大部分時間便讓她只吃饅頭果腹，甚至還常對她說：「你今天也沒做什麼事情，吃兩顆就很夠了！」實在是很難想像老闆對待哈娜與民宿客人之間態度的巨大落差。平常當那些精緻華麗的早餐被端上桌時，客人們總不免大聲驚呼、拍照打卡，炫耀這些美好，並給民宿五顆星的評價，然而他們可知道這些早餐的背後出於誰之手？而那個人又是如何被民宿老闆對待的？

「哈娜媽咪，今天要拿幾個碗盤？」家家的一聲問句瞬間將哈娜拉回現實。

「四十個，今天客滿會很忙。對了，家家，我剛剛來不及去外面摘花瓣跟薄荷葉，要裝飾擺盤用的，你去幫我摘一些回來用水洗乾淨喔！」沒想到剛來的家家竟也學起其他的櫃檯同事喊他哈娜媽咪，「因為哈娜媽咪最照顧我們呀～煮三餐給我們吃，又能幹得像女超人，什麼都會做喔！」昨天的同一時間，櫃檯同事小雯才笑嘻嘻的向新來的家家解釋道。

工作時，哈娜總是紮著一束烏黑俐落的馬尾，配上她健康黝黑的皮膚與豐滿圓潤的身材，其實看起來還很年輕，不過三十出頭歲，這樣要被只小她四五歲的同事稱為媽咪還真不習慣，但仔細回想起來，她也真正為人母了啊！想起那個可愛活潑的女兒利雅，遠在如天邊一般的印尼故鄉。在那裡，哈娜有父母與年邁的祖父要養，因此從利雅兩歲的時候，哈娜為了生計，也希望給全家人帶來更好的生活，因此下定決心離開印尼來到台灣工作，一年裡只有過年時期才搭飛機回家鄉一星期。在她的記憶裏，那時離開印尼，利雅還是個走路搖搖晃晃、牙牙學語的嬰兒，如今利雅

也七歲了，下個月就要上小學了呢！哈娜想到這點內心感到一股欣慰，卻也感嘆時光荏苒，五年就這樣過去了，自己陪伴女兒的時間竟然那麼少，利雅那珍貴且無法重來的童年，她到底參與了什麼，利雅還記得她這個媽媽嗎？哈娜不禁一陣鼻酸。

「我去出餐囉！」家家拿起大托盤，放上四碗綠豆湯，小心翼翼的托在手掌心上，小步伐的走出廚房，深怕一不注意打翻了。四副純陶瓷的盛盤，加上湯碗本身與勺匙，湯又得裝到八分滿，其實重量很沉，剛來的家家還十分不適應，常常被櫃檯同事阿鈺嫌棄笨手笨腳，但哈娜卻滿喜歡她的，雖然在工作方面就是個還在學習的菜鳥，但個性坦率真誠，又帶點孩子氣，哈娜十分照顧她，像對待自己的妹妹或女兒似的。其實，要哈娜去幫忙送餐也不是不行，為何非要讓新來的家家去送呢？老闆娘對於讓外籍勞工去送餐、點餐、接觸客人這點，似乎心裡還是有所顧忌吧，總之，這是老闆娘堅持的工作分配，於是在早餐方面，廚房內場是哈娜負責，外場的點餐、送餐、收盤子回廚房等等是家家負責。

待忙完了客人的早餐，碗盤也收洗得差不多，轉眼已經九點半，終於輪到哈娜與同事們自己吃早飯了。

「最大碗的綠豆湯給家家！她還小，還可以多吃一點長高長大。」哈娜笑著說，一邊在廚房裡盛裝起一碗滿滿的綠豆薏仁湯。因為家家愛吃，尤其嗜甜，總是對哈娜的廚藝十分捧場，哈娜也總是樂得開心，常常多留食物、點心給她。

「她都二十幾歲了，才不會再長大了咧！不要讓她越來越胖啦！」櫃檯小雯調侃著，一邊捏著家家的臉頰，好像真的更圓潤一些

了。

在一陣嬉鬧歡笑的早餐時光之中，小老闆突然走了進來，其實也就是老闆娘的兒子，今年開始慢慢接手民宿的事務。

「明天下午要開讀書會喔！這次輪到阿鈺跟我們分享她這個月讀的書。阿鈺，妳可要記得準備啊！」小老闆的出現與丟下的一句話，彷彿讓餐桌的氣溫瞬間下降十度。

「齁！煩死了，看到他們家的人就討厭，開什麼讀書會，根本沒事找事嘛～當我們工作很閒嗎？」阿鈺翻了一個超大白眼，沒好氣的趴在桌上。

「該不會就是要看大廳旁邊書櫃的書吧？不然馬祖這個地方哪來的書店或圖書館？」家家問，她一開始來這裡工作就注意到，吧台與大廳中間有兩個典雅大型的木製書櫃，裡面擺了滿滿的書，而且主題非常一致，大多是與和平飲食主義、素食主義、環保愛地球、生命平等之類的相關。

「嗯嗯，就是那些書。」小雯點點頭，「老闆家很信這套，什麼生命生而平等，動物之間也都該互相平等，吃肉不僅殺生很殘忍之外，還會浪費地球資源，什麼吃素就能多養活三個非洲小孩之類的言論，他們常常把這些話掛在口中。」她額外小聲的向家家解釋著。

這時家家才突然想起，的確從上星期到這裡工作以後，每天的伙食就都是全素食的，連雞蛋、牛奶都完全沒有，連咖啡裡加的奶精粉都是大豆提煉出來的。她想了想，其實覺得這樣也沒有不好，能吃到一些素食料理也不錯，加上哈娜手藝很好，就算料理都沒有肉也還是很好吃，而且這樣子的老闆們，內心應該是很善良的吧！那麼有同理心，那麼在意自己以外的生命，家家這樣猜測著。哈娜對這點也沒有什麼反對，畢竟她本身是伊斯蘭教徒，也很遵守不吃豬肉的規定，她想，

吃素對老闆一家人來說也是一種信仰吧！況且她看不懂中文字，所以讀書會她並不用上台報告，只要聽其他同事分享即可，對她來說也不是一項工作負荷。

關於老闆家信奉的那套理念，哈娜唯一感到麻煩的是不能在老闆家人面前殺蟲子吧！民宿蓋在山坡上，前面有海灣，後面有一片樹林與田地，有毛毛蟲、蜈蚣、蜘蛛、老鼠、蟑螂、螞蟻、蚯蚓等等都是常見的事，有時甚至還有小蛇出沒，但客人們厭惡這些生物啊！若有房客向工作人員反應，還是得處理掉吧！只要不被老闆們看見，哈娜還是會將他們打死丟掉，省得後續麻煩，好比說兩三天前，有房客在走廊上看到家家，便問她民宿有沒有殺蟲劑，家家便到廚房拿了一罐看似殺蟲劑的噴霧鐵罐給客人，沒想到因為老闆家禁用殺蟲劑，整間店裡其實是沒有殺蟲劑的，那罐子上面印有昆蟲圖案的其實只是驅蟲劑，客人噴了以後蟑螂更加慌亂地在房間內到處亂竄，嚇得女房客花容失色。

最後早餐時光在大家的閒聊與抱怨中結束，接著大家開始上工。阿鈺負責櫃檯的一切事項、接送客人、叫計程車、行程介紹、吧台與杯具的清潔整理等等，哈娜與另一個印尼員工瑪琪則必須先將早上客人用餐的所有碗盤清洗並消毒歸位，接著趕在下午兩點前整理完所有房間，將客人退房時骯髒凌亂的模樣，整理成煥然一新的高級舒適，且每間房間打掃完都需要老闆娘親自檢查核可，才算通過考驗，得以趕上新房客的入住時段，否則都得重新打掃。然而，完成房務打掃只是基本盤，還需要準備工作人員與老闆一家人的午餐，有時還會被叫去洗景觀落地窗、割草、洗魚池、油漆等等，都是相當粗重的工作，常常連男性都嫌累，卻都落在哈娜一個

人身上。幸好在家家來了以後，分掉一些原本她也需要負責打掃的區域，像是民宿大廳一二樓層、花園庭院、各走廊樓梯、機車車棚、曬衣間、沿海觀景陽台、公共廁所、員工餐廳等等。

經年累月的粗活工作，讓哈娜的肩頸延伸到下背都慢性疼痛，發作起來時，不論或站或坐或躺，總能感受在骨頭深處有股錐心的刺痛，每當上班時小雯或家家看到哈娜又痛苦的在轉動肩頸，便會上前去幫她按摩個一兩分鐘，在同事們的眼裡，這位操勞過度的「媽咪」，總令人那麼心疼。

工作到了接近正午時分，約再二十分鐘就是午餐時間，哈娜看了看手錶，再度從客房回到廚房，著手準備起大家的午飯。

「家家，你過來一下。」這時，老闆娘卻突然出現在大廳。

「好～老闆娘請問怎麼了嗎？」家家一手拿著清潔噴霧，一手拿著抹布從走廊那端匆匆跑來。

「你掃地加上拖地，以及外面的陽台清潔，還有櫃子擦拭，大概需要花多少時間？」老闆娘托著腮問道。

「嗯…大約從早上九點半吃完早餐後做到下午一點吧！」家家誠實地回答。

「唉！這樣不行，太慢了。這些工作量我認為要在一個半小時內完成。」老闆娘搖頭嘆氣，「還有，你拖地有加入漂白劑與清潔劑嗎？」

「有…」家家心裡開始有些害怕。

「那你中途有換水嗎？」

「啊…沒有，我想說一大桶水剛好拖一層樓…」家家支支吾吾。

「這樣不行啊，至少也得換水換三次吧！不然你看，你這塊地板越拖越髒，看起來都灰

灰的。哈娜你過來！你當初是怎麼教家家的，你沒告訴她要換水嗎？」

哈娜聽到自己的名字，正要走出廚房，內心覺得有些莫名，「有啊...我之前有跟她說過...」。家家看見哈娜連帶被罵，一股對她的強烈愧疚感撞擊著心底，與老闆娘解釋了一陣子，但事實總難以追究，最後兩人只得不斷地向老闆娘道歉認錯，了結此事。然而，類似這樣的事情幾乎日日上演、層出不窮，好像不管員工們多盡力、多辛苦的工作，還是經常被老闆們東嫌西嫌的挑毛病，做得太慢會被罵，做得太快又會被再叫去做額外的、更累的工作，好比說家家常被叫去外頭洗機車、哈娜則常被叫去洗落地窗或魚池、阿鈺與小雯則需要幫忙將田園種植的迷迭香、洋甘菊等花草製作成茶包。因此當老闆家人出現在店裡，全部員工都會繃緊神經，能閃多遠就多遠，躲去老闆們較少去的空間，例如儲藏室、屋頂、曬衣間，能不遇見是最好，後來的日子裡，家家甚至會以跑腿買菜為由騎機車出去避避風頭。

一個星期很快的過去了，終於排到休假的家家，今天一大早就約朋友出門玩耍去了，坐著渡輪到別的島上玩了一圈，晚上九點才回到員工一起住的舊房子裡，發現今天哈娜的房間有些安靜，不同於以往下班後的她，總是一邊播放印尼流行樂一邊與朋友視訊聊天或逛網拍購物。哈娜依舊講著手機，只是語氣聽來沈重，時而哽咽，時而啜泣，從沒看過哈娜的這一面，家家有些驚嚇，儘管心裡非常擔心，卻也不敢直接敲門詢問，只能懦弱的待在隔壁房裡，被動感受著哈娜的情緒，一點一滴的蔓延、滲入大氣，徹夜難以入眠。隔天一早上班，聽了阿鈺的說明，家家才知道哈娜的祖父昨天病危，最後在凌晨四點左右辭世。然而，哈娜也不願意主動與同事們

多談這件事情，努力的打起精神如同往常般勤奮工作，但她的神情裡卻藏不住悲傷與失落，導致常常工作到一半分心恍神。後續的兩天裏，哈娜陸續在工作上出現差錯，如打掃客房時忘記將沐浴乳補充至頂、某間客房少放一杯礦泉水、儲藏室忘記上鎖等等，在之後的某天晚上，老闆娘將哈娜叫去晾衣場嚴厲斥責。

「最近是怎麼搞的？嫌我們對你不够好嗎？你有沒有看過其他老闆怎麼對待像你們這些來台灣工作的人的？我們對你這麼好，供你吃、住與交通，你卻不知感恩，工作態度越來越差、越來越偷懶，如果之後再這樣下去，你也不用做了，回你印尼家裡吧！」話畢，留下哈娜獨坐在晾衣場啜泣。自尊心強的她，遇上這些事後只是更加懷疑自己，她明明這麼努力了，卻還是把事情搞砸，無法兼顧家庭與工作就算了，如今還遭受兩方的雙重打擊，難道自己真的如此差勁？哈娜的內心其實多渴望老闆對她的稱讚，既然她已犧牲家庭、為求工作而遠赴他鄉，現在的她，很需要一些肯定，來說服自己當初的決定並非錯誤，但此時此刻，她的身旁一個人也沒有，夜幕低垂，同事們早已下班回家，星辰緩緩昇上天際，銀河依稀可見，卻不見月光，不遠處的海面看上去是一片漆黑。哈娜拖著疲憊的身心，起身走出晾衣場，準備騎車回去，迎面襲來的是一陣陣海風，除了皮膚上的鹹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寂寞。她已經不曉得，那個離開五年多的遙遠故鄉，或是這座完全陌生、卻投入她所有青春精力的外國島嶼，哪裡才是他真正的家？她到底屬於哪個地方？如果都不是的話，世界上還有沒有哪個角落，是能夠無條件的接受她、包容她、真正的愛她，成為她心靈脆弱時的依靠、一個溫暖安全的避風港。

隔日一早，天氣依然晴朗，大家再度聚集在員工餐廳，圍著方桌坐得整齊。

「第一點，素食者一天飲食背後的用水量等於八個浴缸，葷食者等於十五個浴缸的水量，差了七個浴缸。第二點，吃素一天能節省二十公斤的糧食、九公斤的二氧化碳、足以拯救一隻動物的生命，也能讓三個非洲饑荒的小孩得以溫飽……」小老闆背書一般，流利的念出吃素的多點好處，語氣充滿著自信。今天又到了兩週一次的讀書會，他總喜歡帶著全體員工閱讀這些關於推崇吃素與和平飲食主義的書籍，津津樂道的分享素食主義與環保愛地球、尊重生命平等之類的關聯，並批評葷食主義的蠻橫、殘忍、自私，是圖一己口腹之快，無視其他生命的苦痛，將他者狠狠踐踏的無良行為。然而此時，台下的大多數員工對這些言論與例行公事般的讀書會興致缺缺，滑手機的滑手機、打瞌睡的打瞌睡，阿鈺甚至已經整個人趴在桌子上了，全場只有家家一人聽得聚精會神，甚至一邊錄影紀錄，並非真的被小老闆感召而啟發了興趣，而是覺得這些話除了特別之外，好像還帶點矛盾與衝突，一種莫名的諷刺感，卻又說不上來，其他同事則誤以為是她剛到這邊工作的新鮮感。

接近午餐時，家家結束了自己手邊的工作走進廚房，隨手翻著小老闆早上分享的書籍，一邊與正在炒菜的哈娜聊天。那是一篇講述乳製品與蛋製品是一種對女性（物種）剝削的章節。

「哈娜媽咪～你有預計什麼時候回印尼嗎？」

「當然希望越快越好囉！如果老闆娘那邊OK，我想要明年冬天就可以回去。」

「那妳回去之後會再來台灣嗎？」

「哈哈…希望是不要再來了，好辛苦呀！」

哈娜苦笑著。

「那你回去之後有什麼打算嗎？還是就可以退休了？」

「怎麼可能呀！那我家裡要靠什麼吃飯？哈哈。回去之後我想開一家雜貨店，用這幾年存到的錢，地點的話…希望在家裡附近的路口，這樣我就可以一邊照顧家裡一邊做生意了，很不錯吧。我有跟我女兒利雅說，她也很期待，我老公也很支持。」哈娜從鍋中剷起一把空心菜放在盤上，話中洋溢著歡喜與希望。

「是喔！那如果我有去印尼可以去找你嗎？對了你有你女兒的照片嗎？我好想看看～」

「好啊！你來印尼就來住我家，我帶你去吃好吃的。」哈娜將瓦斯爐熄火，便從口袋拿出手機打開相簿：「我女兒她長大很多了欸，他爸爸前幾天傳她上小學的照片來，你看，這就是利雅，還穿著制服，這是在他們校門口拍的，是他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這時，阿鈺也湊進了廚房，「欸～你要回印尼之前跟我一起回台灣血拼啦！哈哈！你不是很想要一雙新鞋嗎？我帶你去逛遍台灣最厲害的百貨公司！」

「好啊！台灣的衣服和鞋子好像都真的比較漂亮欸，而且炸雞還很好吃，上次小雯從台灣帶肯德基回來我有吃到…」

對話就這樣歡愉地進行著，隨著談話內容的推進，夢想與希望好像也跟著靠近、明朗起來。在這座離島上，他們面臨的是困境、是委屈、是壓抑、是殘忍的現實，而出了這座島，那海的彼端，無論是台灣本島，抑或是更遠的印尼，一切都彷彿那麼美好，近乎天堂。家家想起自從哈娜祖父的事情之後，很少看到哈娜這樣開心的一面了。那天中午他們共度了一頓美好的午餐，雖然每天食物都大同小異，但大家談起夢想中的生活，都是那麼快樂。在這樣辛苦且壓抑的工作環境中，能支撐人們繼續努力過活的，大概就是這些

美麗卻遙遠的幻想了吧。

日子在指縫間悄然流逝，不知不覺兩個月過去了，歷經漫長的辛苦工作，與偶爾穿插其中的歡笑，大家終於熬到了旅遊旺季的尾聲。

今早五點半，哈娜依然往常一般出發前往民宿開始準備早餐，在廚房忙進忙出與食材奮鬥完一番後，哈娜一邊擦著汗一邊走出廚房倒水喝，這時抬頭瞥見時鐘已經七點半了呀！家家與老闆娘這時也出現在櫃檯。雖然老闆娘依然一臉嚴肅，但輕快步伐與上揚的語調透露了她今天的好心情。

「哈娜，你過來一下。」

「今天中午你弄完大家的午餐後，就可以不用待在民宿了，因為今天下午不會有客人來，但是老家的倉庫最近很髒很亂，要你回去幫忙打掃整理。」

今年文化局舉辦了一些促進觀光的活動，其中一項是上星期為期一週的馬祖旅遊節，遊客票選最佳民宿的結果在昨天公布了，他們獲得了第一名，因此下午老闆們要接待當地的媒體朋友們與文化局的官員，民宿就暫時停止接客了。老闆娘特別在民宿大廳佈置了一番，將原本的金屬桌椅換成原木製成的，並鋪上典雅的布巾，再放上插著「馬祖石蒜」的寶藍色琉璃花瓶，陽光從東邊灑落，顯得窗明几淨。

媒體朋友到場後，老闆娘帶著小雯與阿鈺，熱情的出門迎接，家家則在店裡把茶水與點心一一端上桌來。大家一陣寒暄後，即開始進入訪談。

「非常恭喜您們得到遊客票選最佳民宿獎，想請問您的核心經營理念是什麼呢？」

「提供最精緻與高品質的服務吧！我們很能

理解遊客的心情，畢竟玩樂也是很耗體力的。我們的任務就是在他們辛苦旅遊一整天後，晚上能有一個最溫暖、舒適的家。因此，我們對自家的服務品質要求，可說是非常的高。」

「那您認為您們的民宿最特別之處為何？」

「嗯…我覺得應該是心中秉持著萬物和平共生的理念，在我的觀察裡，這觀念不曾出現在別間旅館中。其實，在追求服務品質、顧客感受的同時，保護環境、愛護地球，並尊重不同生命的訴求，也能一併達成，這兩者並不衝突啊！例如店內提供的飲食皆為自己全手工做的蔬食料理，也不提供單次性使用的盥洗用品，但顧客依然相當支持與捧場。因此我們相信，只要堅持著正確的理念，做對的事情，不要那麼現實，一心只想著賺錢，要心存善念，反而能獲得成功。……」

老闆神采飛揚且滔滔不絕地向記者分享著他的理念，小雯與阿鈺聽著這些重複卻空洞的言詞，還能強忍著厭煩的情緒，家家卻早已神遊了出去，眼神飄向落地窗外那條綿延的海岸線。在面對不想看到的東西，人們能閉上眼睛，但卻還沒演化到能關起耳朵，老闆口中那些字眼，「和平」、「尊重」、「愛護」、「善念」……，只能一直進進出出她的耳朵，但她想不起是否真有什麼青蛙蝴蝶鳥兒蜘蛛曾經因此被拯救，她想起的只有哈娜，哈娜勤奮而辛苦的身影。那個對待大家都那麼好的哈娜，那個還在老家倉庫整理打掃的哈娜。

最後訪談結束，大家起身走出店門口準備合影留念，所有員工都到齊了，只差哈娜一人。家家心裡暗自希望此時的天氣是烏雲密佈，最好突然來個打雷閃電與暴雨，把這些人們，或整個世界，澆個濕透，但抬頭一看，陽光依然這麼燦爛美麗，澄淨的藍天沒有一絲雲朵，青山聳立著雄偉與綠意，遠方的海浪正在閃閃發光。「一、二、三，照！」於是又一

張美麗的照片誕生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馬祖太美了，美得令人無奈、令人心碎。

所謂馬祖的故事，就像是歷史課本一樣，已經很難跟大家解釋說這裡不是只有戰爭、不是只有砲台與坑道、標語與據點。因為，最後會被人們記得的，會是報紙上的訪談，那些糖衣一般，可口卻空泛的理念，還有那張照片，千真萬確的美麗風景，光靠這些，他們就能在社群媒體上廣為流傳，流芳百世，為世人所讚揚。至於，曾經真心誠意在此奉獻自我，努力工作、用心生活的人們，他們的心情，快樂與辛酸，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在意。真正屬於他們的故事，輕易的被世界遺忘，彷彿從不存在。



評審賞析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小說組

第二名 張容慈 海的彼端

本篇小說處理印尼外傭到馬祖民宿工作的日常故事，描述外勞的辛苦與雇主的表裡不一，陽光下陰暗的一面，卻是很多人真實的人生經驗。敘事帶出外傭的個人經歷和背後的心路，以及意圖指涉海島與海島之間（無論印尼、馬祖、台灣），各自的夢想與現實的拉鋸。整體鋪陳自然，文筆平實，娓娓道來，令人感同身受，但情節的轉折和亮點稍嫌不足。